

31  
74  
4

理學類編

卷之四

性理學類編卷之七

理學類編卷之七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

漢儒始以五常配五行宋儒又以健順配陰陽以余觀之愈益之愈疎中庸專論人性朱子兼言人物亦有健順五常之德乎恐是立言失檢耳

元亨利貞本白辭也。只言大通而利在負耳。文言以是為四德。猶詩之新章。取義也。然未配四時。漢儒亦無其說。其分之四時以配仁義禮智者。蓋始乎莊子。見孔氏正義。亦是郭書。無說耳。

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于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物。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

情便上當有又曰二字

之云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敕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王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誥敕。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又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

古人曰性曰理各有所  
當不必在物我之  
別也天地理人理  
道理情理文理之  
類豈可以性字易  
之手論論禽獸州  
木之性亦曰性不  
宜曰理邵子之言  
非也

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邵子曰天使我有所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  
性之在物之謂理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  
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朱子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  
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即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  
謂之性嘗慶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

蓋緣絲半毛區之致  
小察堅白異同信  
信爭無用古今儒  
者之常態也朱子  
此言若其軍宜服  
膺之

古聖賢言性只言  
其所生稟耳佛氏  
指心為性字儒非  
之而其所謂性者  
如指一物然猶未  
全免於佛氏之誤  
也

職業故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  
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  
言盡性便是盡得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  
養性便是養得此性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  
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  
然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  
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則就事

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天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  
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古人併言性命二字者只言性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以天之兩命故曰性命猶說命同命之類本是王之所命故名其書曰命也此章論天命性人性宜言命性以別於只言性者也

大抵性只是理以下說理氣與上句不承接所以謂之命以下宜刪

右論性命之理○愚按北溪陳氏有言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着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太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

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孟子道性善只言人之性皆善而仁義可行言必稱堯舜其論治國必時堯舜以爲法也觀本章下文可見矣朱注失其本旨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

孟子道性善只言人之性皆善而仁義可行言必稱堯舜其論治國必時堯舜以爲法也觀本章下文可見矣朱注失其本旨

孟子之意蓋言人之行固有不善者然其實情則足以為善是所謂性善也朱注誤矣古言性與情一也但其所指小異耳性以生稟言情以無偽言故惻隱羞惡之心發乎天性而無所詐偽謂之性可也又謂之情可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子而能夫不子而能者即發乎天性而無所詐偽也故曰人情也古言曰情性曰性情皆合而言之也非聯而稱之也

董仲舒曰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其名始以漢儒說經者因謂性靜而情動宋儒又因謂性體而情用竟至判然為二不可復通矣孟子云人之情物之情性之謂情及古書可訓實者以白可以證其義也

入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

之罪也或問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點注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者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

孟子言才不<sub>レ</sub>必指好底<sub>レ</sub>善猶<sub>レ</sub>貨財可以<sub>レ</sub>賑窮<sub>レ</sub>而以<sub>レ</sub>賂博者<sub>レ</sub>非<sub>レ</sub>財之<sub>レ</sub>罪也<sub>レ</sub>用財者之<sub>レ</sub>罪非也<sub>レ</sub>善才也<sub>レ</sub>為<sub>レ</sub>不善亦才也<sub>レ</sub>才可以<sub>レ</sub>為善矣<sub>レ</sub>而陷溺以<sub>レ</sub>為<sub>レ</sub>不善則非才之<sub>レ</sub>罪也

而未之有改者也○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

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此伊川此語直是擷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為性所有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朱子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心從生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曰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

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一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本然二字出乎佛書宋儒假之本然猶言本原也

右論本然之性○愚按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孟子言性必道性善而先儒以爲發聖賢之所未及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



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告子曰生之謂性言人之生稟是謂性也程子用以詰即其意也朱子解告子語以知覺運動是錯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

會生字以為生治也而非程子云認告子語脈不著見語類

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出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

儒言論性以孟子為宗如明道之說甚類禪莊豈純儒之言乎

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謂平心無事未傷於物之時也程子用此語以為人生之初一念未動之時也未子謂人物未生時以難之似不得程子之意

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  
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  
急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  
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惡在性中為  
兩物相對出來○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  
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  
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

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  
入曰性也○黃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  
猶水流而就下一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孟子所  
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結上文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  
是發端別說人生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  
此五者之分有無所汙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  
有未遠而漸濁有已遠而方濁有濁多有濁少

觀其文勢皆以有字冠其上則可見矣○真氏  
曰黃氏氣稟不同性亦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  
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  
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  
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  
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  
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  
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

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  
謂善者超然於隆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  
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  
之則不是○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  
安頓處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  
者程子此論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  
為有功又曰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

程子以為孟子性  
善論性不論氣  
孔子性相近論氣  
不備性皆不免  
朱子故云堯明聖  
賢未盡之意也  
余謂古聖賢言  
性與後儒論性  
其意不同孔子言  
性相近為慎終  
喪也孟子道性  
善為自是也固

每辨析精微之意，主儒所謂理氣者，包含其中矣。何病於不備不明哉？所謂性善者，只言人性異於禽獸而足以行仁義也。至如其有氣稟之不同，則大同中之不同耳。故雖至不善者，亦不能無夫異於禽獸者也。後儒無大目，識識錄，存寸度，皆誤。孟子，字儒，為之矣。本然氣質之說，弥維維密，更似支離，羅欽順一本万殊之說，先得我心矣。

程子以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為性，故以才屬氣。後之儒者，發靈遠而混佛老，蓋胚胎于此。

氣不論性無以見義理之同。○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一之則亦非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

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固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省也。

孝經所謂天地之性言天地之所生也漢儒所謂天地之性猶言天地之心並指天地言唯張子所謂天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即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善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

地之性者言天地賦與之性也此亦語言同而意義異也

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道此未曾有人說到又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張子曰性於人無不善繫於善反與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或問氣質之性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

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性至善而巳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

問惡是氣稟程子云亦不可不謂之性何也朱子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性本善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氣所汨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作水朱子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是氣質上來○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

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  
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  
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  
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會五行之秀  
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  
之殊而實未嘗相近也

雙峰饒氏曰朱子嘗與勉齋言喜怒哀樂未發

衆人習其性成雖一念未發時所謂人欲者或主乎內但未發見耳孟子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同者幾希是也非其心澄靜者則不能如是

之時氣不用事蓋此時惡自沉在下向善之本  
體呈露少焉接物便打動了性譬之水方其澄  
靜之時清底在上濁底在下少間流出清底先  
出來流來流去濁底亦隨後出但聖人純是清  
底聖人以下則有清多底有濁多底清多者便  
是氣質之美

右論氣質之性○愚按氣質之性亦自  
天地之性而出但屬乎氣稟則有善不

程子以理之一字總括天地萬物以其意論萬事如左右逢其原也然推之古書則往往與古人立言之意不合

詩居論孟謂思慮有善不善者為意不可勝計程說非是

善之殊故先儒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是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問心有善惡否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生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之水只可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

性情二字並從心古人指心之本質曰性心之無偽處曰情皆通動靜不別善惡性即後世常語天性天賦天而不生質也情即真性情實情誠心真心也察之通言可以得其解美漢儒以來五性七情之說井然如五臟六腑之有可指名者至宋儒以性為心之神明蓋暗承禪家之言也故其論性皆與古聖賢異不同字者了得余之所論則其得失不待辨而明矣

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性無不善心之所發為情却或有不善說不善非心亦不得却只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朱子曰邵子所說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真不易之論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曰道是汎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



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包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性之中又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北溪陳氏曰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郭蓋郭郭者心也郭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

心之理孟子所謂仁義之心之用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動靜同一心也此外別有主宰之心乎張子之言誤矣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上一句是總說下一句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氣化者那

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大虛便是太極圖  
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這裏若無此氣則  
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印得  
天上月影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聰明視  
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定宇陳氏曰天者理  
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  
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大

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  
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  
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  
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  
於氣而具於人之性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  
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  
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  
之名也○北溪陳氏曰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

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  
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  
知覺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  
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曰五峯此  
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真  
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  
於天惟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

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  
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  
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象之性之有情  
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  
情之動雖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  
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  
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謹

大極在陰陽未生之前性就人心指其本質朱子既錯會此二者故橫說豎說皆失其理

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已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

太極陰陽自陰陽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朱子曰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會之地

朱子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孟子論性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未嘗以靜論性也程朱以靜為性是古今學術之所以不同也余嘗因孟子論之心譬水也其流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情也其能趨下者水之才也其必就下者水之欲也其流而至於泛濫者則水之逸蕩而為不善也朱子所謂欲專指不善者夫欲者物之所不能無也豈可概為不善之稱乎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則水之靜情者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泛濫者也才則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者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朱子曰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必是有意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

理心便是盛貯這理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或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太槩似箇官人天命即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太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

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朱子曰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實仍便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性情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

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  
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  
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  
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  
語默兩不用其力焉未發之際是敬也固已主  
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  
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  
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專

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  
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  
亦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亦感  
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  
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一也

右論心爲性情之主○愚按論心爲性  
之主則涵養此性使仁義禮智常存於  
中是心統性也論心爲情之主則節制

果如此說心與性情  
判然為二譬言喻  
失類全為改之曰  
心猶將也性則將  
之實質情則將  
之實情身猶軍  
也辭則在營也動  
則臨陣也夫身  
心性情皆我所  
有而不能明知之  
不思焉耳

此情使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是心統情也故先儒嘗謂心猶將也性猶在營之軍情猶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則心為性情之主可見矣

理學類編卷之七

理學類編卷之八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異端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朱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  
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  
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則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  
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  
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

佛老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  
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謂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  
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  
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  
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  
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  
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  
程子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凡論道術者宜察其邪正得失但以怖死生駁之則周公無遠亦有可議者矣

孟子曰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若能貫天地則人孰不化不化者未能貫天地也聖人以神道設教釋氏之意豈可非乎古今為此不敢縱其惡者多矣程子之言濶於事情也

宋時禪教方盛士大夫相率溺之猶晉人尚清談故程子誠之如此

程子曰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程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

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一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迴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以問程子程子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或謂佛之理比吾儒爲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

尼之道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耳

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只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

衆人皆懼死生禍福故佛氏因是設教豈爲已乎先王之治邦國也賞以勸之刑以威之豈可以聖賢望於民

當時人人談之  
漫為害者禪字  
也若夫地獄天堂  
之說本自無害其  
誑愚民騙貨財  
者固釋氏之罪  
人也允論佛氏  
者不問其法之  
同異與其人之邪  
正概為排斥則  
不能服彼矣

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  
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談之瀰漫滔  
天其害無涯

程子曰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  
深然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  
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  
死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自利老氏之學更挾皆權詐  
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太

莊子齊物論惡儒  
墨諸家之相是非  
欲使其知無物之  
始而忘是非也程  
子徒就齊物二  
字而嘗議之使  
莊子有知而不失  
其笑矣

意在愚其民而曰智秦之愚黔首其術蓋出於  
此

程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要齊物然  
而物終不齊也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周之  
意欲齊物理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周而後齊若  
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程子曰莊周言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方何嘗有  
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外各是一處也豈

方之内外猶言世間  
出世間是先佛之  
與我儒不同也  
各有其道以我  
道議之似固陋  
矣

有此理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

釋氏不言窮理盡性矣儒者自謂窮理盡性無不知而其言多誤悲夫

究其所從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諦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

釋氏輪迴之說以因果報應畏怖衆生而以勸善懲惡也其意固不在知鬼

英才間氣冥然被  
驅者禪家頓悟之  
說也程張所排斥  
專在此方今我邦  
無此害而儒者有  
執程張之言深嫉  
佛氏者可謂結  
人觀場矣

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  
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  
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  
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  
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  
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  
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  
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

千字衍五百年  
謂達磨西來以  
後

自古誠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  
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  
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  
失哉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作水  
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  
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判  
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

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  
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  
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劉燒春  
磨豈復知之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  
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  
羅等十王者罪耶不學者因不足言讀書知古者  
亦可以少悟矣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

儒者節性佛氏  
矯性立教之旨本  
自不同不可以非  
性律之唯論其  
有害於治者可矣  
方今我邦佛氏  
不捨是三者飽  
食暖衣者多矣  
以其不棄人倫  
取之乎能節性  
者聖人之徒也能  
矯情者真佛  
子也皆不易得  
噫

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者為其  
有夫婦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  
為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已也  
以為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  
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無與對  
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憫損身以飼  
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而獨於夫婦父子君  
臣則必斷棄除捨不得與蛇虎蚊蚋為比其廣

大慈悲又安在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亦人難學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

佛氏出於楊氏不見其拙其淺近者是佛之本旨而高遠者則後未知者之過也亦猶聖人之道後世有理學心學也且禪與老莊其旨自殊未見以老莊附五經之

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



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陽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倖之者也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絕滅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佛老之道譬猶以毒攻毒其有毒處便是可以治疾張氏言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平心觀之則利害得失自見苟不問其心而罪其迹者非恕也

朱子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入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朱子曰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

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  
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  
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  
倣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  
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  
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一像又非與  
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

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  
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釋老之學祠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  
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子列子之徒以及  
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領於天子  
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  
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

古聖賢之言無  
高妙似佛老者  
而宋儒所說多  
有高妙者句句  
與佛老類故朱  
子有此言也如朱  
子所舉佛氏之  
言正与其大極  
之說同六經論

孟子曾無似此之  
言余自十三從  
手寫先生為心  
字當時已悟佛  
老及宋儒高妙  
之言以為聖人  
之道本采如是  
長旁讀經傳  
子史百家之書  
歷觀古今學術  
之異同得失於  
是乃得知天高  
妙之言非吾儒  
本色又不為佛  
老揮下矣

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  
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一經皆模倣釋書  
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誤最鄙俚是  
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官記說後世道者只是  
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  
但不可將來比方殺誤人事因舉佛氏之言與  
吾儒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寂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  
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二綱五  
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  
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  
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若  
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

造寺建塔供佛  
飯僧惟此為善  
釋氏之通弊後  
世益甚然阿其  
所好悅信已者  
是人之所難免  
若輩恐有尤而  
效之者不可不省  
也  
堯舜之時無六  
經三王之世無  
論孟若以民之美  
惡論其無益  
於治則彼將以此  
攻我矣書曰作  
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  
殃若必使上帝  
刑賞之則人間  
立君又焉用上

帝冥府蓋治人  
間之賞罰所不  
及也莊周曰為不  
善於冥之帝若  
必有鬼責亦是  
此意釋氏地獄  
之說何獨不可  
佛家劫教邵子  
元會伯仲之間耳  
彼曰地水火風此  
曰陰陽亦相去  
幾何若非斤劫  
數元會亦不可  
信

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之不合

朱子曰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  
人背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若是箇殺人的賊  
一尊向他便可生天矣

或問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  
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  
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  
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而後

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問佛家言劫數如何朱子曰他亦說天地開闢  
但理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  
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  
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  
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朱子曰釋氏地水火風之說粗言身之地便是體  
水便成魄火風便是魂他也是見得這魂魄模

樣

朱子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間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先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中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

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冰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文  
蛾眉以下十字衍

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迷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眇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

棘塗誰哉繼二聖爲我焚其書○揚庸成曰佛  
固西夷之英蓋將以身化其國人慈悲惻怛淡  
泊無欲布施捨身簞衣蔬食凡其動作語言皆  
欲以止其國中之亂耳彼見華夏之人膠膠役  
役日以事物嬰心於是鼓其誕說以解釋其迷  
惑持作用是性之說即以爲妙道之所存持無  
所染著之說即求以超乎無有之表世之高才  
明智見其遺去物累一歸於空靡然從之反謂

不知聖人之教至  
清淨寂滅者非  
朱子之意當刪  
也當時喜禪者  
唯談空無忽人事  
耳何必曰棄人  
倫爲頭陀乎揚  
氏徒用韓退之  
文豈非吠聲耶

西覺之妙勝於吾儒不知聖人之教每因人之  
性而不拂焉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須臾離者今其  
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而求所  
謂清淨寂滅者其徒桀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  
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吁茲非所謂號空  
不踐實者歟

唐太史令傅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

愚僧矯詐竊權害  
政我邦中世甚在西  
土近世治具更張  
政刑嚴明釋氏之  
徒不敢逞其詐  
其亦幸矣

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  
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  
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  
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入主貧富貴賤功  
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入主之權擅  
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二一人  
家化之

朱子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  
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朱子曰莊周列禦寇本揚朱之學故其書多引  
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臣  
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  
得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自服  
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故孟子以為  
無君此類是也

此言也何至於無  
君之罪孟子豈謂  
此類乎

問莊子比之老子較平帖豈朱子曰莊子跌蕩  
老子收斂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

墨

朱子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  
神盡發出來龔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

朱子曰莊子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  
以為經督舊訓為中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  
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故

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  
近刑者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  
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  
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則不然蓋聖賢  
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  
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  
盡其為善之力則其心亦已不公而人於惡矣  
至於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



擇

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釋其不至於  
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  
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  
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  
其無忌憚亦甚矣

兩

楊子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子曰吁吾聞伏羲  
神農沒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  
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

罔

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  
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  
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  
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  
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

以欺罔世王聽其言洋洋滿且若將可遇求之  
 濫濫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  
 聽聖人絕而不語○真氏曰谷永此言足以盡  
 方士欺詭之情矣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  
 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  
 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  
 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闐闐之循環  
 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

性以實言情以實  
 言不必別體用

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死則有生此萬物  
 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  
 精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仙之學者  
 則曰吾能長生不死有是理乎

歐陽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士知有道  
 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  
 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不死亦自然之理也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闕而盡

其天年此古聖賢之所同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如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是息慮絕慾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致堂胡氏曰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問神仙飛昇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

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  
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  
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事否曰此是天地間  
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豈能延年使聖人肯爲  
周孔爲之矣

人有語道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  
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  
而已矣

朱子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頃漢世  
說安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  
復說看得來他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亦  
不能不散

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  
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二年藏神丹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  
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瓜山潘氏曰

此言神仙之流憑生怖死盜竊天機強陽消陰以爲長生不死之計也夫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修身以俟之何必苦欲偷生於天地間邪  
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武復求之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之所愚惑猶玩嬰兒於

股掌之上豈不異哉

真氏曰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一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也明矣縱求而得之裔戎荒幻之教不可以治垂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  
鶴林羅氏曰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

形解飛昇之說方士煉丹保形之術然老子云  
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  
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  
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  
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向王樂不能  
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  
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  
曠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  
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  
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  
說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  
莊之意也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

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一家之要指也老莊  
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  
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  
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  
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  
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微釋氏作  
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盜  
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

唐傅奕亦曰佛入中國熾兒幻夫模擬莊老以  
文飾之則古人亦嘗有是言矣

右論佛老神仙○愚按異端之說首見  
於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釋  
之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  
楊墨是也謂之如則非止楊墨二氏而  
已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邪說橫流異端並起孟子止闢

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由孟子之言而  
楊墨之道息韓子推其功不在禹下為  
是故也自秦漢以來至于今佛老之說  
日新月盛亦屢有攻之者矣然攻之暫  
破而復興撲之未滅而愈熾何也以其  
死生禍福之說足以惑人也故是編獨  
詳於佛老神仙而於楊墨諸子略焉  
顏氏家訓曰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

不得哭王克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  
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  
以辭弟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  
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顏氏曰偏傍之書死有婦殺子孫逃竄莫肯在  
家畫尾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  
外列灰襪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  
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唐太宗以近世隍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諸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序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族何必俱當八合今亦有同

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書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文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

日中而窆于庭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竟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

亂世之人或暴骸於郊原奉佛者有焚尸為灰然其子孫有敏者盛者亦足以見無其驗矣程子此言猶首崇於其間蓋無同氣之理胥乎其心也羅大經之說辨駁明快足以破愚惑矣

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美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司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二月

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止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羅氏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灑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

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  
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  
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  
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於山粟芽  
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  
積日累月化為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  
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  
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

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二者有因買地  
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  
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  
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  
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  
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  
一抔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歿  
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

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

沈頰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我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致使凡庶之家將欲開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雍一榛蕪

吉人凶其吉三句意義不通當作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一之於人之所為而已矣其凶其吉謂時日之吉凶也楊子法言問明篇云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矣注吉人以吉為凶誠慎之至也凶人以凶為吉不德之至也今從楊子不詰義不可通

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吉凶凶人吉其凶一之於天之所為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歸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能以日時種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

右論陰陽家之說○愚按陰陽家之說自大史公以來有之矣其言曰陰陽之

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  
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褚先生曰  
臣為即時與大小待詔為即者同署言  
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  
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  
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  
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  
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

人取於五行者也由是言身之則陰陽之  
術其來久矣諸家所說吉凶不同自古  
如此又况數千百載之下其說愈多其  
吉凶愈舛又可得而盡信之乎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  
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  
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

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  
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  
害為小人也君子謂之吉小人謂之凶故長短  
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

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  
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  
禽獸者則富貴也意立形於天地分性於陰陽

其貴者不過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  
而富貴哉又曰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  
察忝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  
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而區區求子卿唐  
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  
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  
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也或有  
士居窮處因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妾

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易於反  
掌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

東萊呂氏曰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矣  
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  
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  
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  
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  
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

蓋曲伎小術豈無或驗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  
相法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天天即孔門  
相容貌之術閭閻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躩  
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  
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伍一占一侯毫釐不差季  
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

右論相人之術○愚按相者視人之狀  
貌而知其吉凶貴賤者也而妄誕者多



彼猶能接相術而見信於人如昔車扶文字以苟衣食卑冗凡賤可耻之甚也

以此惑世人故荀子作非相之篇以論之而東萊呂氏乃謂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而荀卿乃親屈儒者之重以與之辨何其不自重也因附著其說于此

漢光武信圖讖多用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

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

尾

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為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真氏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號，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

右論讖緯之說。○愚按讖緯之說，秦以前末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秦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其圖讖之所始乎。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篡漢，遣五威將帥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之即位也，以赤伏符之言曰：劉秀發兵補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王。由是信用圖讖。終漢之世，儒

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先儒歐陽  
子嘗議取九經註疏刪其讖緯之文惜  
乎當時未之能行也

此段文字在右頁，內容模糊，似為後序或評語，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識。

理學類編後序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  
不盡也是以大而天命道德之蘊微而鬼神造  
化之迹皆至理之所寓故凡學者在即物而窮  
其理也孟子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  
也物格知至則誠正修身之要事物當然之理  
可得而知矣臨江張先生美和素習舉子業因  
見經史浩繁謂學問之道無他唯在格物窮理

而已遂蒐閱諸家書采輯先儒所論天地鬼神  
人物性命之理異端之說各分卷類輯爲一帙  
名曰理學類編刊布天下以貽後學俾讀者不  
待徧閱諸書而天道性命之微人倫日用之常  
瞭然如示諸掌誠學者之捷徑也况天地鬼神  
人物性命皆天下正理固學者所當知而異端  
非理之正易以惑人尤學者所當辨而其編輯  
之功深有切於學者格物窮理之要也惜乎舊

版漫昧散逸裔孫張鳳思紹厥志欲重刊而力  
莫及宣德癸丑春藩府大參建安連公均因訪  
是書乃爲之嘆曰先生編輯是書期傳悠久爲  
斯文者豈不惻然以念之哉於是捐俸助工以  
爲之倡復命郡守朱得同知吳復初筭以成其  
後可謂能以義舉者矣於是太守而次衆志樂  
從各施已資鳩工重刊以與四方學者共之板  
成俾予序其後予謂是書復出天下之人皆垂

相求之奚待予序而後顯乎亦不過序其功之所自以示不忘之意云

宣德癸丑秋七月吉日臨江府清江縣儒學訓導二衢汪賓序

長壽以爲之動曰式主  
莫文宣顯矣丑秋  
湖海麻精妙之齋

萬治二年己八月吉日  
柳馬場通二條下町  
吉野屋權兵衛板行

